

教師考牌：借鏡美國經驗

在中小學，中英文課佔總上課時數0.3%至0.4%，但大學畢業生中，中英文主修學生遠低於這比例，而且他們選擇教學的並不多，因此若沒有極大規模針對性增加準教師的供應，教師執業試注定是對現況沒有絲毫改善的擾民政策。

據報章說董特首已拍板教師考牌計劃不改。依美國經驗，不難預見十年後香港：

李先生在檢查就讀小學女兒的功課時，發覺她的英語老師水平確實比以往的較好；但奇怪的是女兒有一半英文課要自修；因為校長找不到足夠的合格老師上課。一些私立學校情況略好，他們用更高薪金去吸引合格教師應徵，學生自然要付更高學費，但問題總算解決。在其他學校，因為教師工資不能提高，所以教師荒成為政府頭痛的問題。無計可施下，政府只得將語文教師合格水平一再降低，並大量發一些差不多可以永久使用，但稱為臨時合格的證書，以保證有足夠教師上課，結果，工夫算做了不少，但教師質素，仍是五十年不變。

質素上升但教師不足

提高教師水平，正氣凜然，誰也難以反對。但如何保證每年有足夠合格教師供應？準備不足下，在放棄八萬五後，又可能要靜靜地降低教師合格要求，以滿足既定政策。教師考牌政策是龍是蟲？配套措施是決定性因素。

閉門做研究，往往比制訂政策來得容易。不過全世界最大規模的考試機構ETS，去年發表的‘執照考試對準教師質素的影響’報告，或許能幫我們，從美國政府的錯誤中學習。美國交了學費，我們能否避免重蹈覆轍？

考牌能否真正提高教師質素，要視乎很多因素，就正如我們要求所有餐館的廚師要考牌一樣。如果餐館老闆不懂挑選較佳廚師，政府提供執照考試或許對老闆有所幫助，不過，絕大部分校長已有能力，在應徵者中挑選最適合的教師，設立另一執照考試，幫助不算大。

對一些極受歡迎競爭劇烈的行業（如醫生），再加一些入行限制，也無多大問題，就算要求入醫學院者要懂拉丁文，可能也有足夠申請的學生可供挑選。但語文（尤其是英語）教師，從來不是主修英語畢業生，爭於應徵的工作。因此在中學裡，英文老師具備英語學位仍是極少數。

我們當然可以嚴格要求廚師執照試，考多國語言（如懂法文以便煮出更好的法國菜），但如果不改廚房的惡劣環境及刻薄工作條件，單單提高執照試水平，只能令餐館無廚師可用而倒閉。

教師荒下合格便是好教師

更麻煩的是，考試合格與真正教學能力並不完全相同，得到廚師證書的不一定是最好的廚師。一些考試的局限也相繼出現。例如廚師訓練學校為了令所有學徒能夠取得執照，只好將訓練更為集中，準備考中菜執照者不再學西式烹飪，反之亦然。

據報章報道，一些教師培訓院校，為保證學生順利獲得執照，已準備減低主修語文（如英語）準教師兼修其他科目的時間。不難想像，這些‘合格’教師可能語文能力因新政策而略為提升，但在教授健教、社會課時，則訓練不足。此外，可以預計一些考試範圍外的內容，如青少年心理，帶領課外活動方法等，會漸漸地在教師培訓課程中縮小。

餐廳老闆在合格人才難求時，但求有執照，是否勤奮、菜式是否創新等的要求，只好放棄。同樣地，在有限的合格應徵者中，校長對教師是否關心學生，是否有使命感等，難以在執照考核的個人質素，也只可一一放下，暫不考慮。在教師荒下，教師好壞只能用合格與否去決定。

美國現在差不多每一個州均要求入職準教師或入師範訓練的學員，需符合指定要求。尤其是美國各大學水平差異甚大，統一考試可能是唯一劃一水平的辦法。

量與質難以兼顧

在追蹤過去十多年三十多萬美國教師的受訓前（SAT, ACT）及畢業試等成績的研究中，結果顯示引入執照試的確能夠提升教師質素。不過，這也大大局限了可供各校選擇聘任的人數、教師執照合格的要求愈高，教師的供應則愈少。因此，多達四十多個州只得發出臨時教師執照，容許不合格、未受訓或只受數星期訓練的，均可以受聘用。

甚至美國教師公會會長也批評一些州的執照合格分數要求之低，只有文盲才不能通過。美國各州自定合格要求，康納涅迪格州（Connecticut）是少數

仍能堅持高合格要求的州份，這主要是他們教師的薪金，遠超美國其他州的水平。充足教師供應的代價，完全來得不易。

自從八〇年代，美國各州的教育政策制定者，都認為增加執照考試是最有效提升教師質素的方法。不過大部分州不願將教師工資大幅提升，結果只好公開或暗地裡降低要求。

要提高考牌要求，又要保證有大量準教師可供挑選；也就是又要馬兒好，又要馬兒不吃草，實不容易。不同人提出的方法包括：提高教師薪金；向更低年級（如中學）學生，進行廣泛及針對性的招募及培訓計劃；設計更多途徑晉身教育行業（如容易由其他職業轉入）；對剛入行教師有更好的培訓，以減低流失率；更好工作環境；減低非教學工作等。

在中小學，中英文課佔總上課時數0.3%至0.4%，但大學畢業生中，中英文主修學生遠低於這比例，而且他們選擇教學的並不多，因此若沒有極大規模針對性增加準教師的供應，教師執業試注定是勞民傷財、虎頭蛇尾，各方面不討好，對現況亦沒有絲毫改善的擾民政策。美國的痛苦經驗，是否可讓我們少交一點學費？